



求古錄禮說卷五

臨海誠齋金鶚

招搖在上解

曲禮招搖在上急繕其怒鄭注畫招搖星於旌旗上以起居堅勁軍之威怒象天帝也招搖星在北斗杓端主指者孔疏以招搖爲搖光釋文亦云招搖北斗第七星鶚案史記天官書北斗杓端有兩星一內爲矛招搖一外爲盾天鋒孟康曰近北斗者招搖一爲天矛星經玄戈一星在招搖北一曰天戈玄戈卽天鋒也又云招搖一星次北斗柄端主兵芑角動則兵起然則招搖在搖



炎之端非即搖炎也文選張平子西京賦建玄戈樹招  
搖薛綜注玄戈北斗第八星名爲矛頭招搖第九星名  
爲盾今鹵簿中畫之於旗建樹之以前驅李善注引禮  
記招搖在上及鄭注解之蓋北斗原有九星之稱劉向  
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謂北斗九星是也以  
九星言之則招搖可通稱搖炎以七星言之則招搖爲  
在北斗杓端其說一也淮南子時則訓孟春之月招搖  
指寅高誘注招搖斗建是則招搖又爲北斗杓三星之  
統名矣又案周官司常日月爲常交龍爲旗熊虎爲旗  
鳥隼爲旗龜蛇爲旒夫交龍爲旒即左青龍也熊虎爲

旗即右白虎也鳥隼爲旗即前朱鳥也龜蛇爲旒即後

玄武也然則日月爲常即此招搖在上矣

江慎修羣經補義亦有此

說但未言日月爲常即招搖在上也

何以知之左氏桓公二年傳臧哀伯

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杜注三辰日月星也畫於旂旗

象天之明鄭注司服云周以日月星辰畫於旂旗若然

大常當有星其星必畫北斗漢書三統曆譜三辰之合

於三統也日合於天統月合於地統斗合於人統則三

辰謂日月北斗

三炎之星當是五星以其炎耀次於日月也三辰之星當是北斗以辰訓爲時

北斗可以正時並於日月也

大常所畫之星非北斗而何斗爲帝車

運於中央臨制四鄉亦天子之象也大常爲天子之旗

其畫北斗空矣

禮記五  
穆天子傳天子葬盛姬有  
七星之旗七星即北斗也

大常天子所

建以祀者而治兵大閱亦載之則行軍亦必載之矣詩  
六月載是常服傳云日月為常毛公以宣王親征故以

常為大常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

鄭箋戎車之常  
服韋弁服也鄭

君謂宣王不親征故以常服為韋弁服其說自優  
於毛然即毛說亦可見天子行軍必載大常也王親

征必在中軍中軍號令之所出前後左右皆視之以進

退大常有北斗星主指四方為號令之主招搖天鋒又

各主兵則載之正空然不曰在中而曰在上者何也廣

雅云天子旌高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所謂高九仞

者即大常也大常高於諸旗則在上矣日月星皆畫於

首招搖又在北斗杓端故曰在上也斗柄有在上者亦

有在下者夏小正正月初昏斗柄縣在下六月初昏斗

柄在上此云招搖在上者蓋畫如六月初昏也九星並

畫而獨言招搖者固舉其端以該其餘亦以招搖主兵

所指則殺伐故曰急繕其怒也考工記龍旗九旂以象

大火也鳥旟七旂以象鶉火也熊旗六旂以象伐也龜

蛇四旂以象營室也大常十二旒何以象日月北斗郊

特牲云戴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數也是知大常亦然日

月周行十二次北斗旋指十二辰十二旒所以象之也

左氏謂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惟天子有之非大常不



得招搖星非王親征不得載大常解此則經義了然矣

### 學制考

大學小學之制說者不一皆未有確論也鄭孔謂殷制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又謂諸侯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天子大學在國小學在郊鄭又謂四代皆大小二學爲國學其立鄉學亦如虞庠爲三又謂周天子立虞夏殷周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陳祥道謂周天子立四學辟雍卽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皆大學虞庠在國之西郊爲

小學是周大學有三小學止一也陸佃謂東膠虞庠郊學也皆小學也又謂小學在王宮南其大學在郊非東膠虞庠是周小學有三其大學則一也又鄭謂周大學曰東膠在王宮左辟雍在西郊劉向謂辟雍與宗廟明堂列王宮左右張子謂小學在王宮之左右大學亦在國中無在郊之理所謂大學在郊者卽郊學對小學而言大耳或謂郊學有四分居四郊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焉是謂天子小學在郊并王宮南之小學凡五學大學在國中亦備五學之制是小學大學皆五也鶚案王制云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

侯曰頓宮但言天子大學與諸侯異名未嘗言與諸侯  
 異地則天子大學亦在郊小學亦在王宮南之左矣下  
 文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  
 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  
 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虞庠在  
 國之四郊四郊今本作西郊非也北史劉芳傳引作四郊祭義天子設四學注云四學周四郊之學也孔疏引皇氏云四郊虞庠西為四之譌明矣此二庠二序二學東膠虞庠皆  
 大學也虞庠特別之曰四郊明其與上文大學在郊不  
 同處也鄭誤以二郊為一又誤以養國老者為大學養  
 庶老者為小學故注云虞殷大學在四郊小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夏周大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小學在四郊而

注上文小學大學亦以為殷制也孔疏以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

學知右學小而左學大也若周則大學在國小學在郊亦具下文故知非周也大戴禮云古者

王子年八歲而就外舍小學在王宮之南故曰外舍學小藝焉履小

節焉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白虎通云八

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尚書大傳云使公卿之大夫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入小

學見小節踐小義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踐大義餘子年十五入小學年十八入大學鄭注王制但引餘子二句

案曲禮云十年曰幼學是小學也論語云吾十有五而志于學是大學也然則入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通貴

賤之制也蒙養之功全在幼時至十三則遲矣十五則尤遲矣大傳之言殊謬是小學大學以

年而分王子八年甚幼豈可入西郊之小學乎小學必



在宮南之左天子諸侯所同亦四代所同也經典單言  
學者必是國學之大學孟子云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  
學則三代共之是鄉學不稱學而國學專稱學也學記  
云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王制上言耆老皆朝  
於庠下言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亦可  
見國學專稱學也家塾卽小學稱爲塾而不稱爲學王  
子所入之小學大戴禮謂之外舍是小學不稱學而大  
學專稱學也其曰鄉學小學者乃通稱非正稱也鄉學  
小學  
雖有學之名而不得單  
稱學此所以爲別也王制云五十養於鄉六十養於  
國七十養於學鄭注云國中小學在王宮之左學大  
學在郊小學在國中大學在郊此殷

制明矣案王制所言皆周  
制鄭以爲殷制殊爲曲說別學於國則學不在國中可

知養於國是國中小學則養於學是國外大學可知上  
文所謂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正與此互證明  
大戴禮云大學明堂之東序也又云明堂外水爲辟雍  
韓詩說天子立明堂于辟雍之中賈誼言三王大學曰  
辟雍是大學與明堂同處明堂在南郊三里詳明  
堂考故曰  
大學在郊也國以向南爲正故惟南郊可專稱郊祭地  
必言北郊而祭天直言郊郊特牲云於  
郊故謂之郊此其一證故大  
學在郊不必言南也明堂自古有之必當在國之陽以  
象大微在紫微之南詳明  
堂考則四代大學皆必在南郊矣

諸侯雖無明堂大學亦當在南郊以向南爲正也明堂在丙巳之地大學在其中則當國南之左與小學在王宮南之左正相合也天子大學凡鄉遂所升諸侯所貢皆入於此其人最眾故立五學以居之又學必習射天子虎侯九十步則其地必寬廣此大學所以任郊也樂記言武王櫛軍而郊射射必在大學又大學在郊之一證也文王世子云天子視學大昕鼓徵所以警眾也眾至然後天子至日至則其地必遠可知不在王宮之左矣下云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東序卽東膠所謂周人養國老於東膠

也天子視學在辟雍之中而養老則在東序東序亦大學也祭義云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會三老五更於大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也耕藉所以教諸侯之養也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五者天下之大教也耕藉朝覲皆在南郊明堂則會三老五更亦在明堂中可知此又大學在郊之

一證也

鄭注文王世子謂天子視學在虞庠之中事畢反國明日乃之東序而養老注祭義謂西學而

郊之學周之小學也皆非

說者泥國學之名遂謂大學必在國中不

知國之稱不一有以境界言者如曲禮入國而問俗大夫士去國是也有以城內言者如周官考工記國中九



經九緯曲禮入國不馳是也有以郊內言者如孟子國中什一使自賦為阱于國中是也郊有關關有門如城門然故城內謂國中

郊內亦謂國中大學在近郊三里居郭門之內去國城甚近其

外乃為六鄉可不謂之國學以別於鄉乎且國學之稱

亦不專以地言也一鄉之士所入謂之鄉學一國之士

所入謂之國學則不必正居國中而亦可謂國學矣古

者天子立五學以法五行猶朝廷有五官詳五官考明堂有

五室也諸侯殺於天子立三學以法三才天子諸侯每降殺以兩天

子小寢五諸侯小寢三天子五官諸侯三卿皆是文王世子云王乃命公侯伯

子男及羣吏曰反養老于東序是諸侯有東序矣有東

序則必有西序併其中頰宮為三陳氏謂天子大學止

有辟雍東序瞽宗三者是與諸侯無別矣文王世子謂

學干戈羽籥皆于東序禮在瞽宗書在上庠則上庠當

與東序瞽宗同在一處不得在四郊而別為小學且上

庠虞庠其名亦自不同庠在北故稱上庠凡位以北為上南為下也

若在四郊何以稱上庠乎如謂周無上庠而但有虞庠

在四郊則所謂書在上庠者何所指邪董子謂五帝之

大學曰成均而三王之大學曰辟雍則辟雍非成均矣

五學以辟雍居中為最尊成均在南亦尊承師問道必

在辟雍見大戴禮辟雍之尊可知大司樂總五學之教而教

樂德樂語樂舞必於成均教之以樂則陶鎔氣質各得其平而德無不成故其學名

均為成成均之尊亦可知故統五學可名為辟雍亦統五

學可名為成均大司樂云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

政此成均乃五學之通稱也大司樂樂官之長即教官之長所教必不止一南學

五學通稱明堂為正南一堂而五室可統稱為明堂亦猶是

也然別而言之則成均自是南學之名不可泥大司樂

之文遂謂成均即辟雍也項安世謂周於近郊竝建四

學虞庠在北夏序在東商校在西當代之學居中南面

三學環之言其地曰郊言其象曰辟雍此說勝於陳氏

而亦有誤明堂位云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

序也瞽宗殷學也頡宮周學也又祭義云天子設四學

項氏蓋據此文不知魯雖僭立四代之學實與天子不

同魯無明堂而為頡宮頡之為言半也故缺南面一學

天子大學在明堂中明堂外水園如璧有四門則四面

皆宐有學不應獨缺南面也五學見於大戴禮賈子新

書灼然可據竝詳明堂考祭義謂天子設四學蓋舉四面之

學而略正中大學猶喪服小記言王者立四廟也詳天子四

廟辨下云當入學而天子齒其意可見矣辟雍為承師問

道之所非學士所居士所居者四面之學也天子與學

士齒必在四學之中故祭義但言四學非謂天子止四



學也易大初篇云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莫入西學夜入北學亦以天子自居辟雍之中而隨時入乎四學耳鄭注祭義以四學爲四郊之學亦非也上庠東序此庠序與鄉學名同而實異虞國學有曰庠而周鄉學曰學竝無此名項氏改瞽宗爲商校似欲合鄉學國學爲一名殊不思校爲夏之鄉學非商學也其說頗謬陸佃謂天子五學於一處竝建辟雍居中南爲成均北爲上庠東爲東序西爲瞽宗鄭鑄說亦然其說視諸家爲優但不言在明堂之中猶爲缺略蔡邕盧植潁子容高誘皆謂

辟雍明堂同在一處與大戴禮韓詩說合蓋明堂東門之外有東序西門之外有瞽宗南門之外有成均北門之外有上庠中有辟雍在明堂之左逸禮有王居明堂禮意王者四時必居明堂數日月令每月居之特此告朔耳其居明堂時必當徧觀諸學故易大初篇有旦莫晝夜入四學之說若非居明堂安得莫夜入之乎或者不知王居明堂之禮因謂大學在國中其亦未之思耳五學之制不始於周有虞氏有上庠下庠上庠在北下庠在南東面不可言上下故知在南北南北有學則東西亦必有學可知夏后氏有東序西序殷人有右學左學東西有學則南北亦有學

可知其中大學虞曰成均夏殷曰辟雍蓋皆在明堂之中故皆有五學也但虞四學或皆謂之庠夏四學或皆謂之序殷四學或皆謂之學而加上下左右以別之周則兼用異代之名所以爲異耳又周人養庶老不於瞽宗而於四郊謂之虞庠庠取養老爲義其名創於虞故名虞庠以別於辟雍之上庠也此卽鄉學之庠六鄉在四郊內四郊皆有庠爲鄉學之士所居而庶老亦於此養焉非鄉庠之外又有郊學名虞庠也或以虞庠別爲郊學爲秀士貢士所居其說無據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

士夫曰升之司徒則未有學以居之可知鄭注云升之司徒移名於司徒也孔疏移名於司徒其身猶在鄉學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則身升於大學非惟升名而已據此則鄉學卽升之大學竝未有由鄉學而升之郊學由郊學而升之大學者也諸侯貢士亦在大學射義云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射宮卽辟雍也詳明堂考尚書大傳云諸侯之於天子也三年一貢士大國舉三人次國舉二人小國舉一人則所舉不多大學足以容之矣何必又設四郊之學乎且學必有師鄉遂之學以鄉大夫州長等爲師大學以大司樂樂



師等爲師四郊之學以何人爲師乎若謂大司徒爲師  
四學各居一方以一人而兼教之必不及矣況司徒掌  
天下之教典以及九州土地之宐人民之數其任最大  
豈得爲學士之師乎然則鄉學國學之外別無郊學明  
矣天子諸侯小學皆在宮南大門內之左中門以內路  
門之外則有宗廟不得爲學也詳廟在中門內說師氏掌小學  
之教係氏副之由大門內入學必由闈門故係氏使其  
屬守王闈正以大門之內凡民皆可至故守之勿使人  
盡入學也師氏又以媿詔王故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以  
治朝在虎門外也虎門卽路門或據此文遂謂天子小學在

虎門之左居王宮正東諸侯不於正東者避天子也不

知經文但言師氏居虎門之左未嘗謂小學在虎門左

也小學爲王子所居而師氏係氏言教國子者卿大夫

士之子固各在其家塾

卿大夫士家塾亦當在大門內之左

而其適子之

俊秀者亦得入王宮小學所謂國之貴遊子弟學焉者

也師氏係氏爲天子之師係故其位爲大夫大師大保

爲天子之師係故其位爲三公天子事師於小學天子

事師於大學尊卑判然鄭注以師氏係氏卽大師大保

誤矣至於鄉遂之學以閭里之塾爲小學

二十五家爲里其一巷巷

首有閭閻之內有塾

所謂家有塾也尙書大傳云大夫士致仕退

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歲事既畢餘子皆

入學又云上老平明坐于右塾庶老坐于左塾鄭注上老父師

也庶老少師也據此是一里之中小學有二也黨有庠州有序

鄉有校左傳云鄭人遊於鄉校皆鄉學中之大學也通而言之皆

曰庠王制云命鄉簡不率教者以告耆老皆朝于庠此

鄉校稱庠也鄉飲酒禮州長黨正皆行之而記言拜迎

賓于庠門之外此州序亦稱庠也孟子所謂周曰庠也

周之鄉學本皆曰庠而欲備三代之名故鄉又名校而

州又名序夏尊於殷殷尊於周故鄉取夏而州取殷黨

則從當代之名也周之國學本皆曰學而欲備歷代之

名故有東序瞽宗等號四面以南向爲尊故取五帝之  
學名次北爲虞次東爲夏次西爲殷而以當代之學居  
中爲主其義亦猶是也

### 朝位考

天子朝位見於周官司士射人朝士諸職諸侯之朝位

不見於經曲禮疏據燕禮及大射云卿西面大夫北面

士東面謂諸侯無三公及諸侯當同燕禮大射之位江

慎修從其說而爲之圖因謂諸侯之朝以阼階前面面

之位爲尊學者信之鶚竊以爲非也朝位之最尊者北

面其次東面其次西面曲禮疏云凡朝三公北面者以其貴臣答王之義也蓋君



南面北面正與君對故其位為最尊東面向陽故亦尊

古者賓必東面同牢禮夫亦東面皆所以尊之也禘祫大祖東向其義亦然西面向陰則不

尊矣燕禮大射之位非朝位也燕禮以大夫為賓故卿

轉西面而大夫少進仍北面以將為賓故尊之使與君

相對也燕禮云公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鄭注云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近之也大夫

猶北面卿西面而士東面者以君在阼階東南南鄉卿

尊故得近君而待君之揖士卑君不揖之故遠立於西

方也朝位必辨尊卑豈得如此若然則卿本最尊而反

屈於大夫并屈於士大夫非重臣而得與君對有是理

乎諸侯三朝之制皆與天子同而朝位何獨大異也竊

謂諸侯朝位卿北面有孤者亦然上公之國有孤一人大夫東面

士西面蓋諸侯之孤卿猶天子之三公大夫猶天子之

孤士猶天子之卿大夫故其面位同司士掌王治朝其位王南鄉三公北

面東上孤東面北上外朝無諸侯其位當不異於治朝

天子外朝有諸侯故其位與治朝異諸侯不純臣有賓

道白虎通云王者不純臣諸侯何尊重之以其列故東

面以尊之而以卿大夫與孤同列西面也天子治朝之

位羣士分列東西而遠處孤卿大夫之下不與並列何

以知之司士云士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

不止一方考工記國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司儀宮有

此云士彗三揖謂兩彗也士所以分列兩彗者以東方  
既而卿大夫若以羣士畢列於其下則東方之官甚多  
而西方無人殊為不稱況王朝之大夫士最眾聚於一  
方亦恐不能容矣左氏春秋傳云三揖在下知其遠在  
孤卿大夫之下也東面者雖尊位而遠處於孤之下近  
於應門亦可以見其賤矣鄭君司士注云羣士位東面  
王西南鄉而揖之此亦據燕禮而云然不知東面為尊  
位士何得尊於卿大夫而與孤同且如此則左右不稱  
而偏在一方又何得謂士彗三揖乎孤東面卿大夫西  
面王族故士虎士  
在路門之右大僕大右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左  
右皆相稱若東面有羣士而西面無人則不稱矣其誤

明矣射人朝位與司士同鄭注云燕禮曰卿大夫皆入  
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大射亦云  
則凡朝燕及射臣見于君之禮同是知鄭據燕禮而誤也射人亦掌治朝司士為主  
射人則輔之其位與司士同不言士者以其賤故略之鄭注云此

與諸侯之賓射士不與也然經文明言掌國之三公孤  
卿大夫之位是謂朝位之法未嘗言射位也下云以射  
法治射儀乃言射事耳此經所言射當是大射非賓射  
也而云士以三耦射豨侯射位明有士矣大射禮千五  
十此云士以

豨侯其為大射甚明下文云若王大射則以狸步張三  
侯是經文又明言大射矣大射用獸侯豨是獸名又可  
見是大射矣先鄭以三侯為虎熊豹主大射說非是  
也若賓射則當用采侯矣後鄭以為賓射非是經又  
云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此謂治朝也朝位以北面為尊



諸侯與三公同北面所以尊之賈疏謂諸侯南面之尊

故屈之從三公位非也所以異於外朝者外朝非常朝

詢國危國遷立君見小司寇職此等大事必廣集諸侯公侯

伯子男與羣吏皆至其人眾矣而三公之後有州長百

姓其人尤眾小司寇云致萬民而詢下云百姓即萬民也朝士則謂之眾庶孟子言民為貴外朝

為詢萬民而設故百姓北面正與王對可見王者重民之意也州長為鄉遂之官與民最親率其民而至故與

民同面位然則萬民亦鄉遂之民焉耳若諸侯亦北面不能容矣北面西

面之人皆眾而東面止有三孤又不稱矣故諸侯東面

不北面也治朝每日常朝多無諸侯其朝位如司士所

說若有諸侯來朝與王臣同行朝禮則與三公皆北面

如射人所說也此諸侯或一二人或三四人若不若外朝

之公侯伯子男畢至又三公之後無州長百姓故諸侯

得與三公北面也若諸侯亦東面則西面之孤卿大夫

最多而東面或止一人則不稱矣況此諸侯在朝是入

為王臣者與外朝之為賓者不同若列於西方亦非所

宜也可知射人所言諸侯之位正治朝之位也鄭注謂

諸侯來朝而未歸王與之射於朝者皆北面是不以為

正朝之位抑又誤矣司士詳士而略諸侯射人詳諸侯而略士二文詳略互見小司

寇與朝士同掌外朝所言朝位皆同小司寇為主朝士輔之小司

寇但言羣臣而不言孤卿大夫言羣吏而不言公侯伯

子男其文略耳

小司寇詳其所詢之事而略其人朝士詳其人而略其所詢之事二文亦詳略

互羣吏本百官之稱

大宰歲終令百官府各正其治下云三歲則大計羣吏之治是羣吏

即百官也小宰以官府之六敘正羣吏又以官府之六計弊羣吏之治宰夫掌治朝之法敘羣吏之治皆以百

官為而任諸侯之後蓋諸侯之臣從其君而朝王也鄭

注以羣吏為府史不知府史是庶人在官者諸經皆謂

之庶人

宗伯庶人執鷩士相見禮庶人見于君夏書庶人走孟子庶人以旃皆謂府史胥徒也其

職最賤不得謂之羣吏

小司寇司刺別羣吏於羣臣似羣吏為府史胥徒不知羣臣是

在朝之臣羣吏則鄉遂都鄙之官也總之古者官即吏自秦漢以後始謂庶人在官者為吏而吏與官異矣

且府史是王朝百官之府史何以屬於諸侯而立於其

後乎則羣吏非府史明矣朝士以羣士與羣吏對小司

寇以羣臣與羣吏對是羣臣即羣士也

羣臣本百官之通稱然與公卿

大夫對言之則羣臣專為士也中庸以羣臣與大臣對言而云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下又云忠信重祿所以

勸士也是羣臣為士明矣羣臣為百官之稱而又鄭注以稱士猶羣吏為百官之稱又以稱鄉遂小吏也鄭注

以羣臣為卿大夫又云其孤不見抑又誤矣

孤卿皆大

卿為羣臣則孤亦可謂羣臣何謂不見乎至於諸侯朝覲其位則與常朝異

曲禮云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

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此朝無王臣但以

五等諸侯分為東西面諸公尊故東面諸侯卑故西面

若有伯子男則公侯東面伯子男西面若無諸公則侯

伯東面子男西面或無子男則諸侯東面諸伯西面皆



禮記王  
可推而知矣會同爲大朝覲其朝位又異詳於禮記明  
堂位篇然其所言朝位於禮不合諸侯阼階之東西面  
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西面尊於東面考之  
諸經皆無此禮子男在門東西似乎太遠於王而得與  
三公同北面則又太尊矣竊謂明堂朝位諸公中階前  
北面侯伯西階西東面子男阼階東西面斯尊卑各得  
其序也夷蠻門東西面戎狄門西東面以其疏遠且賤  
故位於門而在門以內得以見王自合朝位之法若在  
四門之外去明堂遠甚豈有若此之朝位乎在朝惟天  
子南面乃云五狄南面東上是疑於君矣亦朝位所無

者也九采之國孔疏以爲九州之牧夫周禮八命作牧  
爲一州諸侯之長其尊近於上公則與諸公同位於中  
階前北面東上而少後於公可也乃遠處應門之外雖  
曰北面亦不見其尊矣大抵此篇多荒謬之說不足據

也

逸周書王會圖云堂下之右唐公虞公南面立焉  
堂下之左殷公夏公立焉皆南面其謬妄與此同周

官司儀云將合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公於上等侯  
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又云王南鄉土揖庶姓時揖異  
姓天揖同姓蓋諸侯皆北面也此言會同之禮爲壇以  
盟其位如此覲禮云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  
深四尺壇三成每  
成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又云公侯伯子男皆

就其旂而立此卽司儀會同之禮也其位當與司儀同  
與明堂朝位迥異鄭注乃引明堂位解之殊不知此會  
同在壇上非在明堂中也混而一之抑又誤矣若夫內  
朝之位又與外朝迥異鄭注不詳於周官惟文王  
世子云公族朝于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其  
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又云公族朝于內朝內親也  
雖有貴者以齒明父子也外朝以官體異姓也是內朝  
竝無異姓鄭注大僕云燕朝朝于路寢之庭王圖宗人  
之嘉事則燕朝曰宗人則皆同姓矣但云東面北上其  
文未明凡朝位必左右竝列爾雅釋宮云兩階閒謂之

鄉中庭之左右謂之位二句相承明指內朝路寢庭蓋  
三朝惟內朝有堂階也又庭者堂下之地凡言庭者皆  
廟寢堂下也聘禮云公揖入立于中庭又云擯者進中  
庭又云宰夫受幣于中庭又云大夫降中庭此謂廟堂  
下之庭也燕禮云賓入及庭又云司正洗角解奠于中  
庭此謂路寢堂下之庭也若治朝外朝皆無堂則亦無  
庭而名之曰廷所謂朝廷也庭與廷字有別說文云庭  
宮中也廷朝中也庭有堂故其文从广廷無堂而但爲  
平地故其文从廾然則路門以外不得謂之庭矣鄭注  
文王世子云外朝路寢之門外庭非也

江慎修云治朝  
外朝皆平地爲



庭戴東原云古字庭本作廷又云外門至中門百步之庭曰外朝中門至路門百步之庭曰內朝皆沿鄭說之誤

治朝外朝既無庭則所謂中庭之左右曰位者必內

朝也下云門屏之間謂之宁方指治朝則上二句指內朝明矣但庭既在堂下而釋宮又云堂下謂之步

門外謂之趨中庭謂之走是庭不在堂下而在門外與諸經不合蓋此庭字本作廷譌為庭也若羣臣

皆列西方而東面則有右無左不成朝儀矣夫內朝既

皆同姓則當敘昭穆公族在宗廟之中如內朝之位宗

廟必敘昭穆則內朝亦必敘昭穆可知羣昭列於西階

下東面羣穆列於阼階下西面東面向陽故為昭西面

向陰故為穆禘祫之主羣昭南向羣穆北向其義亦猶

是也然則文王世子所謂東面北上者本當云東西面

北  
北上省文便讀耳舉昭以該穆猶中庸舉上帝以該后

土也或疑內朝亦有異姓故公族東面北上然同姓若與異姓同朝當在阼階下西面如宗廟之中同姓

皆列阼階下西面異姓皆列西階下東面此不應同姓東面也然則東面當作東面明矣鄭君於

此無注孔疏乃云公族內朝則西方東面北上非也內

朝不序爵即有三公諸侯亦分列左右故無北面之位

諸侯得與天子同也鄭注射人引燕禮卿大夫士面位

謂朝燕及射臣見於君之禮同賈疏謂天子諸侯朝燕

射三者位同江慎修從其說抑又誤矣內朝有四事一

為與宗人圖嘉事一為與羣臣燕飲一為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聘禮君命使亦在此一為羣臣夕見不知

惟圖宗人之事則視之其餘三者皆非朝禮聘禮命使當在治朝下文夕幣言布幕于寢門外則命使亦在治

朝明 曲禮云君子下卿位此位當在治朝三朝以治朝  
為正每日朝於此其位有常治朝必序爵卿大夫士有  
等可知卿位必在此矣君子指諸侯諸侯之臣卿為最  
尊不可不敬故但下卿位卿位在中廷北面君出入必  
由中道則過卿位矣鄭注云卿位路門之內門東北面  
位也不知內朝皆公族無所謂卿位燕禮所言並非朝  
儀而謂下卿位在內朝抑又誤矣君登車當在中門之  
外中門內有卿位兩  
旁又有宗廟社稷不可乘車故曲禮又言國君下宗廟  
也雖天子亦宜然鄭注樂師謂天子登車于路寢庭非  
也朝位為大典攸關而一向舛錯未有能正之者故詳  
考而明辨之如此

諸侯外朝在庫門外辨

周官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鄭注云天子五門外朝在  
庫門之外是在皋門之內也先鄭注謂外朝  
在路門外誤甚然天子實  
亦三門天子曰皋應路諸侯曰庫雉路本戴東  
原說天子外  
朝在皋門內則諸侯外朝亦當在庫門內矣聘禮疏謂  
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此說非也案朝必有門門與朝相  
對爾雅釋宮云正門謂之應門郭注云朝門大雅云迺  
立應門毛傳云王之正門曰應門鄭注考工記應門亦  
以朝門言之惟門與朝對故正朝之門謂之正門又謂  
之應門者以門與朝相應且明王者之治必應乎天人



也內朝之門謂之路門以與路寢相對也故亦曰寢門

檀弓自寢門至于庫門外朝之門謂之皋門皋與郊聲相近宮之

有皋門猶國之有郊門路門猶城門應門猶郭門皋門則猶郊門矣大雅皋門有伉毛

傳訓皋門為郭門皋郭聲亦相轉也可見其與外朝相應矣且皋之為言

告也說文皋从白从夆引周禮詔來鼓皋舞皋告之也外朝詢萬民所以告之

故外朝門謂之皋門其義尤明諸侯正門謂之雉門以

雉門與治朝相應雉治聲同也又八卦離為雉人君向

明而治象取諸離也見易繫辭傳外朝門謂之庫門庫藏兵

革以備非常外朝詢國危國遷亦為非常之事其義正

相應矣夫然外朝在庫門內斷斷然矣若在庫門外則

朝不必有門何以解於正門為應門之說乎內朝治朝

皆有門而外朝何獨無門乎又朝必有廷所謂朝廷也

廷必有門以限之天子廷皆百步考工記市朝一夫夫

百步也本鄭注蓋據司馬法步百為畝畝百為夫也內朝謂之庭治朝外朝

皆謂之廷堂下至路門百步內朝之庭也路門至應門

百步治朝之廷也應門至皋門百步外朝之廷也本戴東原

說諸侯三朝與天子同亦宐有廷若外朝在庫門外是

諸侯外朝獨無廷矣無門無廷何得謂之朝乎外朝雖

不常御然亦君之朝廷不可褻慢故必在門內設闈人

以守之周官闈人王宮每門四人是外門亦有守也又

云喪服凶器不入宮潛服賊器不入宮奇服怪民不入宮自皋門以內卽是王宮曰不入宮則外門有守明矣

但中門之禁較嚴故特言中門非謂外門無禁也中門惟臣

得入凡民皆不得入矣非特喪服凶器等不得入也抑或以三門皆在王宮正中

外門亦得謂之中門也此江慎修說諸侯亦有闈人守門曲

禮云龜筮几杖席蓋重素衫絺裕不入公門苞屨扱衽

厭冠不入公門書方衰凶器不以告不入公門玉藻云

表裘不入公門襲裘不入公門公門包外門而言則諸

侯外門亦必有守矣乃置朝廷於門外而無守禦任民

馳逐踐踏褻慢不已甚乎且路門外有朝則雉門外亦

宐有朝乃越雉門而遠設於庫門外此何意也雉門有

兩觀月吉懸書萬民得以觀象法者在此而外朝爲詢

萬民而設宐亦在此矣乃設於庫門外又何意也皆不

可解矣聘禮云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

鄭注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賈疏知拜謝在大門

外者以其直言賓拜於朝無入門之文故知在大門外

若然諸侯外朝在大門外明矣不知篇中朝字屢見多

是治朝上文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賈疏云路門外官陳幣

使者北面君朝服出門左南鄉史讀書展幣使者受書

公揖入官載其幣舍于朝幣爲重物宐在中門之內又



陳幣載幣其文相承則此朝字指治朝明矣下文陳幣于朝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纁北面反命此朝字亦明是治朝則其餘皆可知矣如云使者載旛帥以受命于朝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公館賓退賓從請命于朝周官司儀所謂客從拜辱於朝也皆治朝也然則賓拜于朝賓拜禮于朝賓介皆明日拜于朝賓三拜棄禽于朝亦皆治朝矣惟賓入至于朝及賓皮弁聘至于朝二朝字爲朝通稱在大門外大門外之地皆可謂之朝以在朝之前也如國君下宗廟過廟之旁卽下車不必入廟中始謂之廟也然第曰至焉而已未嘗於此行禮也行禮必在正朝若拜賜于外門外不敬大矣曾謂聖人制

禮而有是乎賓拜于朝不言入門者文省耳上文賓受命于朝言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眾介隨入此於朝而著其入門則其餘行禮於朝不必言入而無不入可知也如夕幣時言君出門左南鄉而其下受命時但言君南鄉不言出門左亦省文也豈可泥君無出門之文而謂賓受命於內朝乎則賓拜于朝亦不可泥無入門之文而謂拜于大門外矣鄭注謂拜謝于大門外其說固非然亦謂朝門之外可通稱爲朝如上文賓至于朝之例耳未嘗謂諸侯外朝之位在大門外也賈疏乃謂諸侯外朝在大門外其誤尤甚賈氏朝士疏引左傳聞於兩社爲公室輔謂兩

社在中門外大門內為外朝其說兩社所在固非而謂外朝在中門外大門內則確矣乃聘禮疏又謂外朝在大門外何也江慎修鄉黨圖考從賈說又引朝士職凡得獲

貨賄人民六畜者委于朝及晉語絳之富商韋藩木樅

而過于朝以為證不知貨賄人民六畜委于朝者正以

外朝在大門內可無散失可待來者識之也鄭注委于朝十日待

來識之者若在大門外能保其無散失乎至晉語所謂韋藩

木樅而過于朝則朝門外通稱為朝之例耳未可據此

而以為外朝之位也經典朝字最多所指皆不同有指

治朝言者如檜風狐裘以朝覲禮載龍旂弧韉乃朝周

官射人諸侯在朝則皆北面曲禮爵祿有列于朝王制

八十杖于朝七十不俟朝月令賞軍帥武人於朝曾子

問冕而出視朝朝服而出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

以官此對內朝言故稱外朝非最外朝也禮運三公在朝禮器諸侯視

朝玉藻皮弁以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對外朝言故

稱內朝非最內內朝也明堂位振木鐸于朝仲尼燕居以之朝廷

有禮故官爵序也內朝序齒不序爵故知此朝廷是治朝凡言朝廷者多是治朝論語

朝與下大夫言叔孫武叔語大夫于朝孟子仕者皆欲

立于王之朝朝將視朝左傳穆嬴日抱大子以嘑于朝

文七魏壽餘履士會之足于朝文十年晉靈公殺宰夫寘

諸畚使婦人載以過朝宣二年胥童以甲劫欒書中行偃



于朝成十年晉悼公即位于朝成十年子蕩以弓楛華弱于

朝襄六年師慧過宋朝將私焉杜注私小便王遂殺子南

于朝襄二十二年吏走問諸朝襄三十年朝有箸定昭十年日有食

之諸侯伐鼓于朝昭七年陳成子驟顧諸朝哀四年晉語有

秦客廋辭于朝考百事于朝大戴禮君發之于朝之類

是也有指內朝言者如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

於夏姬皆衷其衽服以戲于朝宣九年檀弓朝不坐表記

朝極辨不繼之以倦之類是也曰極曰倦則在朝之久

立不久即罷議政事則在內朝或自朝有指外朝言者

如左傳晉陰飴甥言朝國人僖十年衛靈公朝國人問叛

晉定八年陳懷公朝國人問欲與楚欲與吳哀元年之類是

也有統指三朝而言之者如考工記前朝後市市朝一

夫曲禮在朝言朝朝言不及犬馬玉藻朝廷濟濟翔翔

少儀朝廷曰退論語孔子在宗廟朝廷便便言治朝亦有言者

君未出視朝時諸臣得相與言孔子與下大夫言與上大夫言是也孟子朝廷不歷位而

相與言之類是也有指三朝之後其地通稱為朝者如

左傳賊攻執政于西宮之朝西宮是君小寢在路是也

有指三朝之前其地通稱為朝者如論語吾力猶能肆

諸市朝魯語大者陳之原野小者致之市朝韋昭注外

上尸諸朝士以下尸諸市案原野也市也朝也所謂五刑三次也論語肆諸市朝本但當言市而連言朝孟子

若撻之于市朝亦然或謂朝非陳尸之所而引史記索隱謂市之行列如朝位以解論語則魯語以原野市朝為三次不左傳晉殺三郤皆尸諸朝成十年之類陳尸于可解矣

朝當在大門外也大門之外有空地而西可為賓客次

舍聘禮賓至于朝入于次鄭注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為之賈疏賓位在西故也

是也天子大門外兩旁皆有賓客次舍觀禮諸侯前朝

皆受舍于朝同姓而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鄭注謂次在大門外之西

門之外不知經文明言受舍于朝若在廟門外則不可言朝矣且天子受覲當在大祖后稷廟不當在文王廟

也是也此大門外兩旁通稱朝也大門內兩旁亦可謂

室九卿朝房如今所謂朝房也其室當在大門內之西旁其東則小學也詳王宮內外九室考

前當有經緯大路南北為經東西為緯晉語所謂絳之富商韋藩

木榿以過于朝是也

江慎修引此語謂外朝凡民可以車往來是以韋藩木榿為車也案

韋昭注韋藩韋蔽前後木榿木擔也則非車矣庶人雖富不得乘車故以木為榿以韋藩之載貨物而行於途

故曰唯其功庸少也朝門之外不得乘車往來過之必下曲禮所謂大夫士下公門也此皆三朝

之前其地通稱為朝者也讀者當詳其文義分別而觀

之苟混而為一失其實矣賈氏誤以治朝為外朝江氏

又誤以朝門前之地為外朝皆於諸經朝字未曾細別

之故也近戴東原考工記圖謂諸侯外朝在庫門內足

正江氏之誤而鄉黨圖考根據注疏盛行於世儒者莫

知其非故述戴說而詳辨之

鞠躬解



論語入公門鞠躬如也朱注以鞠躬為曲身非也鞠之  
字義未有訓為曲者且以上下文例之色勃如也足躩  
如也勃字躩字皆在下如鞠躬是曲身則當云躬鞠如  
也今鞠字在上與色勃足躩不合矣又下文執圭鞠躬  
如也此執國君之器法當平衡手與心平曲禮執天子  
之器則上衡  
國君則平衡鄭注  
平衡云謂與心平則其身必直若曲身則手必下於心  
安得平衡乎執圭之鞠躬非曲身凡言鞠躬者皆非曲  
身可知矣古人之行未有曲身者玉藻云凡行容惕惕  
鄭注惕惕疾直貌也又云疾趨則欲發而手足毋移鄭  
注疾趨謂直行也移之言靡匝也毋移欲其直且正孔

疏謂他事行禮須直身速行時也又云端行頤雷如矢  
鄭注此疾趨也端直也孔疏謂直身而行也如矢者身

趨前進不邪如箭也頤雷者頭稍向前頤如屋雷之坐  
也頭雖微俯而身仍直故曰端行

曰如矢孔疏謂直身而行得之矣又謂身乃小折而頭  
直俯臨前頤不自相矛盾乎又上文圈豚行不舉足齊  
如流鄭注云不舉足曳踵則衣之齊如水之流矣蓋行  
而舉足其齊不平不舉足則齊必平如水之流無不平  
也孔疏乃謂足既不舉身又俯折則裳下委地如  
水流狀也此不得其解而妄為之說不足據也然則

形容必無曲身明矣若夫曲身古人謂之磬折亦謂之  
偃僂惟立容有之曲禮云立則磬折坐佩主佩倚則臣  
佩坐主佩坐則臣佩委鄭注云小俛則坐大俛則委於  
地孔疏臣身空僂折如磬之背左氏昭七年傳正考父

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偃三命而俯又玉藻云立容  
 辨卑無調鄭注辨讀為貶自貶卑謂磬折也此可見立  
 容有曲身者立而磬折偃僂惟侍于至尊則然若常時  
 獨立或與人竝立皆必直身所謂立容德  
 也然曰磬折曰偃僂不謂之鞠躬也而謂曲身而行類  
 於病僂者之狀則經傳絕未之有也鞠躬躬字當讀為  
 窮鄭本作窮聘禮記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鄭注  
 引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記又云執圭入門鞠躬焉如  
 恐失之釋文云鞠躬本一作鞠窮阮芸臺師儀禮校勘  
 記作鞠窮謂鞠窮雙聲字猶踧踏也此誠卓見鞠窮二  
 字義同鞠當作窮說文窮窮也窮从窮窮與鞠同說文  
 鞠窮治罪人也今鞠囚

作鞠窮極也詩齊風曷又鞠止又云曷又極止是鞠亦訓

極也窮亦作鞠說文無鞠字  
鞠本當作窮又通作鞠說文鞠踧鞠也  
故文从革今作

窮窮字假  
俗通用也爾雅釋言云鞠窮也釋詁云鞠盈也鞠有虛

義窮極之人其家必空虚夏小正鞠則  
見洪氏震焯以鞠為虛星其義同也而釋為盈反訓

也爾雅以徂為存以  
甘為苦皆反訓也窮亦作鞠三蒼鞠窮敬畏兒蓋敬

惕之至斂束其身不敢少舒如窮極之人是謂鞠窮踧

踏者敬之至而足若不寧也鞠窮者敬之至而身不敢

舒也其義一也曲禮云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大夫濟濟

士踧踧庶人僬僬鄭注云皆行容止之貌也凡行容尊

者體盤卑者體蹙鄭此注引聘禮云眾介北面踧踧焉彼  
注云容貌舒揚玉藻云朝廷濟濟翔



翔鄭注濟濟翔翔莊敬貌也孔疏濟濟有威儀矜莊也翔翔行而張拱也皆未嘗言其體蹙而此注謂卑者體蹙蓋穆穆威儀多皇皇自莊盛而以濟濟蹙蹙視之為稍蹙耳非踧踖鞠窮之蹙也

是大夫士之行容本當稍蹙也玉藻云朝廷濟濟翔翔翔謂行而張拱即論語翼如見君而出有此儀容是未近至尊時其容未極蹙也至于升堂見君逼近至尊則其容極蹙論語云攝齊升堂鞠窮如也屏氣似不息者蹙之至矣執圭而鞠窮致君之命與見君同也入公門而鞠窮始見君之門亦與見君同也玉藻云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遯鄭注遯猶蹙蹙也士相見禮云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又云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為儀皆

鞠窮之義也踧踖與鞠窮義同而鞠窮更淡於踧踖上云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下云復其位踧踖如也復位即所過之君位

孔注云來時所過位是也說者或以為內

朝廷中之位其說皆非

則踧踖即色勃足躩等之類矣升堂鞠窮其敬至屏氣似不息以視色勃足躩言似不足更有加矣故執圭之鞠窮申之曰勃如戰色其甚於色勃可知也曰足躩踖如有循其甚於足躩可知也蓋聖人之敬隨地為淺深執圭致命重於君召使擯故使擯則踧踖而執圭則鞠窮升堂見君嚴於過君虛位故過位則踧踖升堂則鞠窮朝而君在此時夫子與諸臣

竝列廷中與升堂特見者不同故但踧踏而不鞠窮則  
 鞠窮淡於踧踏明矣入公門去君最遠反言鞠窮以前此皆舒和至入門而一變其敬頓  
生故亦鞠窮也然此鞠窮特為如不容言之視升堂執圭之鞠窮其敬當有閒故升堂鞠窮之下申以屏氣似不息執圭鞠窮之下申以勃如戰色足踧踖如  
 有循而入門鞠窮下不復申言其敬之容也乃朱注  
 於踧踏解為恭敬不寧而鞠窮但以曲身言之是鞠窮  
 反輕於踧踏不亦慎乎孔注解鞠躬為斂身是釋鞠窮  
 之意非以斂釋鞠以躬釋身也朱子以為孔氏訓躬為  
 身而訓鞠為斂其義未當故以曲字易之而不知其與  
 經不合且失孔注之意也此朱子之誤也又案聘禮記  
 賓入門皇與下執圭入門鞠窮焉二說不同鄭注上引

孔子之執圭鞠窮如也下云記異說也似以上說為正  
 然執圭入門自當鞠窮安得皇乎下文云私覲愉愉焉  
 出如舒鴈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鄭注復記執玉異說不知此記  
私覲之禮與上言正聘不同是皇為私覲出廟門外之容執圭致命  
 豈空如此此記明與論語不合鄭君不能指其失乃引  
 孔子執圭一節解之其亦誤矣



卷五終

求古錄禮說卷六

臨海誠齋金 鶚

釋貫

貫古通攢左氏昭公二十六年傳貫瀆鬼神說文攢習也  
 也从手貫聲春秋傳曰攢瀆鬼神是貫與攢通也說文  
 解貫字云錢貝之貫从母貝是貫之本義非習也習攢  
 之攢當从手左傳作貫爾雅釋詁貫習也亦作貫皆省  
 文俗用也 左氏經傳皆古文字許君學古文所引春秋  
 傳攢瀆鬼神真古文也今本作貫後人所改  
 說文又有遺字云習也是攢之或體字也爾雅釋文攢  
 作慣云本又作貫又作遺同 攢从手習於手也遺从辵  
 習於足也慣从心習於心

也。要以从貫。又通宦。詩國風三歲貫女。魯詩貫作宦。徐手爲正。邈貫音官。此宦字之誤。貫與宦聲相近。又傳云貫事也。本爾雅釋詁與宦義亦近。故通用也。玩詩意當以魯詩作宦爲正。毛詩作貫。古文假借也。故徐邈音宦說者解爲習攢失之矣。貫又通關。鄉射禮不貫不釋。注云古文貫作關。史記五子胥傳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身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其所謂貫皆卽呂氏春秋所謂中關而止之關也。孟子關弓作彎。貫關彎聲皆相近。故三字並通。貫又通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母。論語吾道一以貫之。貫字當作母。今本作貫。假借通用也。

### 正鵠考

射侯有正鵠。先儒皆分大射賓射。其說始於鄭康成。中庸云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鄭注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釋文云大射則張皮侯而棲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也。射義云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鄭注亦云畫布曰正。棲皮曰鵠。孔疏畫布曰正。則賓射也。棲皮曰鵠。則大射也。朱子章句用鄭說。後儒遂皆從之。鵠竊以爲非也。詩齊風云終日射侯。不出正兮。言正而不言鵠。此但稱魯莊公之善射。非必賓射也。射義云射者各射己之鵠。言鵠而不言正。此泛言射義。非必大射也。鄭君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此說非也。但言射則賓射鄉射亦在其中矣。



正之爲言正也。鵠之爲言直也。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故侯中之的，名之爲正鵠，以示中者之必在於正直也。鄭注射義云：內正外直，習於禮樂有德行者也。正鵠之名，出自此也。鵠與楛聲同。爾雅釋詁云：楛，直也。楛轉聲爲較。故釋詁較亦訓直。較與覺聲同。緇衣引詩云：有楛德。行大雅抑篇作有覺德行。毛傳覺直也。鄭注天官司裘云：鵠之言較較者，直也。所以直己志又大射儀注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其注射義則云：鵠之言楛也。楛，直也。然則鵠本當作楛，或作較。其作鵠者，古字假借耳。鄭司農司裘注云：鵠，鵠毛也。賈疏駁之云：案

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毛，非可棲之物。故後鄭不從。但後鄭又解云：謂之鵠者，取名於鵠。鵠，鵠小鳥而難中

是以中之爲雋。

古字鵠與雁通。鵠與鶴通。鵠猶鴻鵠也。鵠鵠並非小鳥。賈疏引淮南子：鵠鵠

知來此當爲鵠。鵠誤作鵠也。

其注大射又云：正亦鳥名。齊魯之間名

題肩爲正。後儒因謂正鵠皆小鳥之黠捷難中者。此說亦非。正鵠二鳥不類。經傳未見有連言者。且古人果取義於鳥，則侯中必畫此鳥。乃皮侯獸侯以獸爲之，而反取名於鳥，不亦繆乎？采侯中不畫鳥，而以身名，不亦妄乎？正鳥屬之賓射，鵠鳥屬之大射，又何所取義乎？故知正鵠之名，但取正直之義而已。正直二字義同。易文言

云直其正也說文直正見也正是也是直也从日正音古

是與寔同卽與直相近蓋直則必正正則必直故連言曰正鵠兼

取正直正屬內志直屬外體對文則別也單舉之或曰

正或曰鵠正直皆兼志體散文則通也其義一也凡禮

射皆當正直則正鵠之名諸射皆同不宐大射賓射有

別如鄭所云也且大射賓射旣別則燕射亦宐有異若

亦名正鵠是無別也若別有其名何不見於經乎卽或

混同於大射賓射其取義亦不確獸侯爲獸形有似於

皮侯當名爲鵠然畫布非棲皮有類於采侯又當名爲

正殊難處置惟無以處夫獸侯故知正鵠之不可分屬

皮侯采侯也

正鵠本取正直之義正字當讀如字釋文正皆音征是主取義身名之說又因齊風

不出正兮與成甥諸韻叶故讀爲征殊不知古無四聲詩中平去爲韻者甚多正亦何必讀征乎小爾

雅云鵠中者謂之正

戴東原駁之謂正鵠之分未之考矣蓋主鄭說而不知其非故考工

記圖齊風毛傳云二尺曰正鄭司農注司裘云十尺曰

侯四尺曰鵠二尺曰正四寸曰質據此可知正鵠但有

內外之分而無畫布棲皮之異也正象內志之正鵠象

外體之直故正在內而鵠在外鵠居侯中三分之一天

子侯中丈八尺鵠方六尺畿外諸侯亦然畿內諸侯侯

中丈四尺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大夫士侯中一丈鵠

方三尺三寸少半寸侯國大夫與王朝諸侯同士與王



朝大夫同

本考工記鄭注及司裘注

正亦居鵠中三分之一天子正

方二尺畿外諸侯同畿內諸侯正方一尺五寸少半寸

大夫士正方一尺一寸一分有奇魯是畿外諸侯故毛

傳以二尺曰正解之非謂凡正皆二尺也司農惟二尺

曰正本於毛傳其餘皆謬

以考工記鄉射記考之竝無十尺侯四尺鵠之制且鵠以

尊卑而別不宐槩說四尺鵠居侯中十之四而正乃半於鵠亦自不合正亦謂之的亦謂之質質正聲相近也乃謂正中又有質不見經傳況質僅四寸其徑甚小安能必中乎然亦可見正在鵠中

也侯中有鵠又有正本當兼言正鵠其單言正或言鵠

者省文也以中正中鵠皆可謂中故正鵠可偏舉也第

正鵠雖皆可謂中而尤以中正為善故齊風言不出正

而賓筵篇言發彼有的的即正也外體之直不如內志

之正射貴中正所以示人修身以正心為要此先王制

作之精義也鄭注考工記采侯云正之外方如鵠內二

尺五采者內朱白次之蒼次之黃次之黑次之注射人

云畫五正之侯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

玄與黑不同此玄字當為黑

居外三正損玄黃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其外皆居

侯中三分之一中二尺

中二尺朱色其外四色合為四尺

所謂中二尺

者專指九十步五采之侯與毛傳二尺曰正合但毛不

專屬采侯而鄭專屬采侯是為異耳考工記云張皮侯

而棲鵠但言鵠而不言正者以正在鵠中言鵠則正可

知故省之也下云張五采之侯張獸侯并不言鵠蒙上  
省文不言可知也鄭因采侯不言鵠遂謂此畫布爲正  
與棲皮之鵠異今案采侯之中專名爲正絕不見於經  
鄭爲此說者由誤解射人而然射人云以射灋治射儀  
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  
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貍首七節三正孤卿大  
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  
三耦射豻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此經有豻  
侯而大射儀有豻五十其爲大射甚明鄭注云士以豻  
皮飾侯大夫以  
上飾侯以雲  
氣是曲說也司裘云王大射則其虎侯熊侯豹侯諸侯

則其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其麋侯此云三侯二侯一侯  
與彼正合卿大夫士同一侯而士必著豻侯之名蓋司  
裘未言士其豻侯恐其混同於卿大夫之麋侯故特著  
之麋侯已見於司裘故但言一侯此詳略互見之法也  
司農引司裘以解此文其說自確又下文云若王大射  
則以貍步張三侯若是發語辭非轉語辭曰王大射此  
經文自下注脚矣鄭泥看若字爲轉語因以此節爲賓  
射考工記注引射人之文又云下云若王大射則以  
狸步張三侯明此五正之侯非大射之侯明矣殊  
不思若王大射以下果是別出大射則上文當有賓射  
之文今但云射法射儀安見必爲賓射乎且賓射惟天



子諸侯得有之非大夫士所得有又賓射張采侯安有  
豻侯乎鄭必指爲賓射誤矣至以五正爲五采之侯三  
正爲三采二正爲二采是謂侯中之正也夫正在侯中  
一而已矣安得有二又安得有三有五以采爲正說甚  
牽強況如其說則五正當次於三侯之下方爲以類相  
從乃于樂節之下忽又言侯中之正錯襍並隔徧考諸  
經無此文法其誤甚矣敖繼公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  
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間拾發以將棄矢此云  
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  
大夫與士同此解正爲樂節中正射之則其說視鄭注

爲長但王五節諸侯三節安得拾發以將棄矢果如其  
說是射必不與鼓節相應也且卿大夫士三節先以聽  
諸侯四節先以聽而王乃亦四節先以聽是尊者之先  
以聽不多於卑者非所以優之也鄉射禮云不鼓不釋  
鄭注云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  
終所以將八矢一節之間當拾發四節四拾其一節先  
以聽也賈疏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棄矢則  
同其餘皆以聽王九節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三節先  
以聽卿大夫士五節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棄矢但  
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

也如此射方與樂節相應尊卑亦有差然則所謂正者非射之樂節乃聽之樂節聽之審欲得其正故謂之正也竊疑經文二正二字當為一字之誤五正三正一正皆降殺以兩尊卑之差等也敖氏不知經誤故其說不可通鄭解鄉射樂節最得而不知以此解射人乃指為采侯之正殊可惜也學者須知賓射設正實無經典可據斯正鵠之制可知矣

宗廟會同解

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鄭注云宗廟之事謂祭祀也諸侯時見曰會眾類曰同朱子從之鶚竊以為非也古者

諸侯冕服以祭卿大夫助祭皆冕士亦爵弁

玉藻云諸侯玄端以

祭鄭君讀端為冕又注周官司服云諸侯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于己此說非是詳諸侯祭服考又禩記云大夫冕而祭于公弁而祭于己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鄭注云弁爵弁也大夫爵弁而祭于己唯孤耳案此說亦非大夫弁而祭于己者冠弁也即委貌也士弁而祭于公則爵弁也戴東原會辨之未  
章甫者章甫即周之委貌弁而非冠鄭君以委貌為玄冠非也戴東原辨  
之詳矣  
大夫以上之朝服也士朝服玄冠公西華言願為小相

特是謙辭其實是為上相上相贊君之祭豈得不服冕而服章甫乎其不一也諸侯祭祀凡在廟者無非相禮之人未有專設一官而謂之相亦未有上相小相之別周禮左傳所稱相者皆會同之相非祭祀之相也今



以宗廟之事為祭祀何解於小相之稱乎其不合二也  
夫子詔四子言志欲觀所以用世故子路冉有皆按時

事以立言公西華何獨不然時會殷同之禮鄭注眾類曰同即周

禮殷見曰同也此惟盛世有之逸周書王會解成周之會墀上

張赤帛陰羽孔晁注云王城既成大會諸侯及四夷也

禮記明堂位言周公朝諸侯于明堂即在此時詳會後同考

宣王亦有之車攻詩序云宣王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

獵而選車徒焉復者對成王而言也其詩曰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煌煌大典非易有也春秋時此禮久已不行公西華所

言會同豈必指此乎其不合三也下文云宗廟會同非

諸侯而何明會同是諸侯之事公西華欲為諸侯之相

也若謂諸侯會同於天子則相禮者為天子之臣周官

大宗伯職云朝覲會同則為上相鄭注云相詔王禮然

相王亦即相侯氏覲禮云侯氏坐取圭升致命王受之

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

此擯者即大宗伯也篇末言會同之禮有云公侯伯子

男皆就其旂而立四傳擯此擯亦天子之擯也周官司

儀言會同之禮有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

揖異姓天揖同姓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

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所謂四傳擯也可知相諸侯者即

天子之相未聞有諸侯之相也諸侯雖各有介然不過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而已見觀禮篇末宮謂壇壝宮其在四時常

朝公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見周官大行人職亦不過立

於門外傳命而已非贊禮之相也鄭注司儀云入贊禮曰相蓋天子

與諸侯尊卑不同故惟天子有相而諸侯不敢有相也

公西華既願為相豈但為隨行之介哉或謂公西華欲

自為諸侯以相天子之會同無論古無諸侯詔相天子

之禮公西氏亦必不如此僭妄也時文有謂公西華自為諸侯相天子之宗

廟會同者艾南英極稱其確闇百詩詳辨之當矣宗廟亦言祭祀則非果然夫子當不特

哂之且必所責之矣何反許之乎其不合四也且諸侯

會同於天子即使有相亦必冕服觀禮云侯氏裨冕公

侯伯鷩子男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統

冕謂之裨冕天子衮冕周書王會解云天子南面立統

冕與無繁露又云相者太史魚大行人皆統有繁露然

則諸侯之介亦必冕服可知周官司服云孤之服自帑

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

服鄭注云自公之衮冕及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天

子及助祭之服夫卿大夫聘於天子用冕服則其從君

而朝天子亦必冕服更可知矣有孤之國若以孤為上

介服帑冕無孤之國卿為上介服玄冕本王制孔疏豈有服



同行於宗廟中者宗廟之事不作祭祀解其見自卓

汪純

翁評之謂如字方醒此卻不然上文云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此二句明是平對亦用如字何邪須知集注以如字為更端之詞猶如不可求如為轉語詞也如字豈必指點之詞乎但仍以為時見殷同

之禮則當行於國外竝不在宗廟中閻百詩曾駁之以為時文講典制何啻捕風說夢其說固是然不知集注之非則亦未為得也案會同之禮非必諸侯會同於天子也左襄四年傳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杜注以諸侯會同解兩君相見孔疏云朝而設享是亦二君聚會故以會同言之爾雅釋詁云會合也又云會對也說文云同合會也合合口也是會同二字本義原止二人相

合易有同人之卦以己與人合而言繫辭傳云二人同

心其證也同止二人會亦可知矣禹貢云灘沮會同孔

傳云灘沮二水會同雷夏之澤二水可言會同豈二君

不可言會同乎曲禮云諸侯相見于卻地曰會春秋所

書公會某君子某

如隱二年公會戎于潛六年公會齊侯盟于艾是也

皆兩君相

見也相見于卻地可謂之會則相見於宗廟之中亦可

謂之會矣此會同之小者也至於十餘君聚會不于廟

而于壇則會同之大者也

周官或言會同或言大會同不言大是小會同也王朝會

同有大小侯國會同亦有大小詳會同考左定四年經云公會劉子晉侯宋

公蔡侯衛侯陳子鄭伯許男曹伯莒子邾子頓子胡子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國夏于召陵五月公及諸侯盟于皋鼬傳云衛子行敬子言於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其使祝佗從此十餘君聚會稱會同之證也可知春秋時所稱會同皆諸侯自相會同非會同於天子也十餘國聚會所謂嘖有煩言者必貴有言語之才以為相若兩君相見則長於禮樂者可為相也公西華志於禮樂則其所謂會同者必指兩君相見言之夫子嘗稱赤也束帶立於朝可使與賓客言正謂此也兩君相見自在宗廟之中宗廟之事不一而會同其一如字乃指點事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辭非更端辭為諸侯之事故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

其相禮者必是卿聘義云卿為上擯大夫為承擯士為

紹擯周官司儀云及廟唯上相入春秋時凡相禮者皆

卿如襄公如晉孟獻子相鄭伯如晉子西相是也孔子非正卿而夾谷之會以孔子相蓋為其長于禮故使

攝之史記所謂攝行相事也猶古制也鄭注司服云諸侯自相朝聘

皆皮弁服蓋據聘禮知之賈疏云聘禮主君待聘者皮弁明待諸侯朝亦皮弁可知

兩君相見皆服皮弁其擯介降一等宜朝服凡朝服卿

大夫委貌士玄冠上相贊君其首服亦為弁制正自相

宜也諸侯會同於天子皆冕服而自相會同必降而服

皮弁則其臣固亦必降乃臣從君子王朝得與君同服

冕而贊相兩君之會不得與君同服皮弁者以冕服有



等差

卿大夫玄冕與君禕冕不同

而皮弁服無別故降一等而服朝

服也然上相與君同戴弁則亦相近矣卿出聘服皮弁而相君以朝于鄰國則服朝服以聘使得專爲賓禮宐優崇其下有介服宐差別故聘使皮弁服介則朝服若相君以行君皮弁服相則朝服其禮一也客君之相如此則主君之相亦必如此所謂端章甫者其爲兩君擯相之服明矣會同主兩君相見說上下文無不合先儒由未明會同之義擯相之服故一往舛錯皆不可通也

### 七十曰耆說

耆之說不一爾雅釋言舍人注宣十二年公羊注竝以

六十爲耆離九三馬融注僖九年左傳服虔杜預注竝以七十爲耆秦風車鄰傳離九三王肅注爾雅釋言郭璞注及說文釋名竝以八十爲耆孔冲遠詩疏云耆有七十八十無正文也左傳疏亦云耆之年齒無明文邵二雲爾雅正義則謂禮記古本云八十曰耆九十曰耄今本脫曰耆二字錢少詹大昕經史答問宗之近高郵王氏伯升經義述聞述其父懷祖先生之說據釋文以本或作八十曰耆九十曰耄爲後人妄加及孔疏耆無明文極辨錢說之非誠爲卓見然於耆之三說猶未曾考訂而得其當也鶚案曲禮古本作七十曰耆其作七

十日老者乃後人妄改或轉寫脫誤非古本也射義云耆耄好禮又云旄期稱道不亂此耆耄旄期次序與曲

禮同釋文旄本又作耄是旄期即耄期也故鄭注及釋文皆引曲禮以解

之釋文全引曲禮鄭注於旄期引曲禮文而於耆耄但云皆老也蓋以旄字與耄不同故必引其文耆耄文

與曲禮同故省之 耄次於耆之下旄之上其為七十甚明古人

稱年齒必有序未有越次而言之者周語召公諫厲王

云耆艾修之後漢書明帝紀云有司其存耆耄必以次

序言之皆七十曰耄之證也若八十曰耄則六十之下

不得越七十而言耆耄也若六十曰耄則旣言耆何又

重言耄乎六十曰耆經有明文何得改為耄乎且年方

六十安可遽稱為耄乎釋名云耄鐵也皮膚變黑色如

鐵也方言云眉黎耄齡老也郭璞注云黎言面色如凍

黎齡言背皮如齡魚大雅云黃耇台背毛傳云台背大

老也耄與黎齡並稱皆為大老可知故易言大耋大耄

猶大老也六十非大老則不得為耄明矣八十雖可稱

耄然旣曰耄安得又曰耄乎八十六十皆不得稱耄可

知耄為七十也毛公車鄰傳疑本作七十曰耄大雅板

篇云匪我言耄傳云八十曰耄是毛公旣以八十為耄

必不復以八十為耄矣今本作八十曰耄或後人據他

書改之也夫老者艾耆耄耄期之總名也說文老从人



毛匕言須髮變白也人生五十始衰須髮已變故謂之

艾曲禮釋文云艾謂蒼艾色也孔疏五十氣力已衰髮蒼白色如艾也艾

即所謂斑白亦即所謂二毛杜注左傳云頭白有二色左僖二十二

年傳云君子不禽二毛又云雖及胡耆獲則取之何有

於二毛杜注云胡耆元老之稱孫炎注爾雅云耆面如

凍黎色似浮垢舍人云色赤黑如狗以狗擬尊長是犬不敬也詩言黃耆台背

方言耆鮐連文則耆與耆相當色似浮垢即面如鐵色

也胡與遐聲相轉遐者久遠也胡耆者歷年久遠色似

浮垢也故杜解為元老孔疏引謚法保民耆艾曰胡非也元老猶大耋

也傳言胡耆尊於二毛則二毛即五十之艾可知矣周

官司儀職云王燕則諸侯毛鄭司農注謂老者在上也

中庸燕毛亦此義老者有二毛故曰毛然則五十固可稱老矣

王制言養老謂五十養於鄉又云五十異糧又云五十

杖於家又云五十不從力政是以五十為老者也孟子

言五十可以衣帛下言老者衣帛又稱西伯善養老而

云五十非帛不煖亦以五十為老者也五十已稱為老

六十更不必言又何待七十始曰老乎人生以百年為

期然不必盡百年也五十以下為夭折五十以上為壽

考約而言之壽有三等百歲為上壽八十為中壽六十

為下壽魯頌所謂三壽也鄭箋云三壽三卿非也朱傳謂未詳始亦有疑于鄭之說

與人自少而壯而老分爲三限論語君子三戒如此少亦曰弱孟子所謂老弱

也惟少則三壽皆同壯老各異上壽三十至六十爲壯

七十至百歲爲老中壽三十至五十爲壯六十至八十

爲老下壽三十四十爲壯五十六十爲老是則上壽七

十始衰爲老中壽六十始衰爲老下壽五十始衰爲老

天下下壽最多中壽已少杜少陵詩云人生七十古來

僅享中壽顏子大賢不免于夭推而上之武王年止六十

十有七又上至于唐虞大舜亦止百歲然則謂古人多

壽者非也古人壽上壽尤罕觀故養老之典必始于五

十曲禮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艾耆已訓爲老蓋以中下

壽爲率也經義無所不通以下壽言艾爲蒼艾色以中

壽上壽言則艾訓爲治釋名五十曰艾艾治

也治事能斷割艾刈無所疑也曲禮釋文亦載二說以

中下壽言耆訓爲老又訓爲指指事使人也以上壽言

則耆訓爲至漸至老境也又中下壽若七十曰老則惟

耆訓爲鐵色上壽則耆訓爲老也

上壽可言經文何必舉極難得之人以爲率乎若謂經

文數十年至百年是明以上壽爲言則又不然觀其于

八十九十不以十年而殊稱而統稱爲耆可知非專言

上壽也鄭注云耆昏忘也書呂刑云王享國百年耆荒

說文從之眊爲目昏兩目荒即昏忘之義漢志作眊荒

昏眊則心之昏忘亦可知人至昏忘則精神已喪不過

十年必死安能延至二十年之久乎乃知八十而耆者

以中壽之人言也九十而耆者以上壽之人言也經既



十以上至百年或壽踰百歲亦無不可稱說文以毛髮之變訓老其變亦不一始而微白繼而半黑半白後乃純白再後又變爲黃魯頌言黃髮台背又言黃髮兒齒大雅言以祈黃耆黃言髮耆言面色儀禮士冠禮祝辭言黃耆無疆可知黃髮爲大老之徵也許君言須髮變白特大略言之耳爾雅釋詁云黃髮齟齒台背耆老壽也說文云壽久也是壽之最久者稱老也釋名云老朽也人老之至精神內枯如木之朽則老去外不遠矣若謂七十曰老似八十以上不得稱老也說文云考老也老考也考有成義物老則成人亦如之又考爲父祖爲王考老

訓爲考者亦以有子孫能事父祖也然則人自五十至百年無不可稱老老誠艾耆耄耄期之總名也老不可專屬七十則七十曰耄無疑矣曲禮在漢時已有二本凡傳注字書言七十曰耄者所見真古本也其謂八十曰耄六十曰耄者所見之本卽今本也孔沖遠謂耄無正文未見古本故云然耳然真古本至唐猶存徐彥公羊疏云七十稱老曲禮文也案今曲禮云七十曰耄與此異也李賢後漢書注云禮記曰六十曰耆七十曰耄此二人所見之本乃真古本之傳于唐者而徐彥反以爲今本與古本異始未能考訂其是非也竊思古本七

十曰耆後人改爲七十曰老者蓋以孟子王制皆有耆老之文又孟子老者衣帛食肉一作七十者衣帛食肉又左傳公羊傳皆有耆老之說意謂六十曰耆則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八十曰耆七十曰老故耆老連文不知老爲高年通稱耆耆字皆从老故皆以老字足成其文耆老猶言老之耆耆耆老猶言老之耆耆耆老亦猶周官言老耄也桓公年方七十故曰伯舅耆老若老爲七十耆爲八十或六十豈宰孔不知桓公之年而爲是兩岐之詞乎孟子王制言耆老此爲凡老者之通稱舉六十以該其餘也若謂六十

曰耆七十曰老豈大王之屬老者而告之不及於八十以上者乎王者養耆老以致孝當更隆于耄期之人豈反不及之乎七十衣帛食肉是以七十該五十一作老者衣帛食肉是五十以上皆可稱老豈專以七十爲老乎夫然七十曰耆之改爲老其說必不可通也王氏但知八十下有曰耆二字之非古本而不知七十曰老之非古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棟梁解

棟梁之義自來未有確解或混梁于棟或混櫓于梁或謂棟橫而梁縱或謂棟梁皆屋之覆者此數說皆非也



案爾雅朵廡謂之梁說文云朵棟也列子雍門鬻歌餘音遶梁欂莊子作梁麗注云一日屋棟唐韻集韻因皆

以欂爲棟欂梁聲相轉欂即梁也是混梁于棟也不知

梁與棟異棟爲屋脊其木必直而梁之木則微曲如橋

梁然故謂之梁小雅三星在罍毛傳罍曲梁也爾雅云凡曲者

爲爾雅言朵廡謂之梁廡與罍聲相近蓋梁曲如罍故

名朵廡也班固西京賦云抗應龍之虹梁李善注應龍

虹梁形似龍而曲如虹也可知梁與棟異矣且遶者周

圍之義梁上有短柱論語山節藻梲包咸注梲梁上楹也梲一作楛爾雅朵廡謂之梁其上楹謂之楛郭注侏儒柱也釋名楛儒梁

上楹謂之楛郭注侏儒柱也釋名楛儒梁則梁木四圍

空虛故可言遶若棟則三面皆實豈可言遶乎梁之非

棟明矣戰國策云蘇秦頭懸於梁此梁在室中是凡橫

木皆謂之梁棟得與梁通然棟可通稱爲梁梁不可通

稱爲棟釋名云棟中也居屋之中也梁非居中安得謂

之棟乎然則以梁爲棟者非也公會大夫禮公當楹再

拜鄭注云楹謂之梁是混楹于梁也不知爾雅楹謂之

梁此楹爲楹字之譌上云枅謂之闔枨謂之楔下云樞

謂之椳闔楔與椳皆是門材則梁非堂上之材可知釋

文云楹本或作楹說文訓楹爲門樞之橫木與爾雅合

楹當爲楹明矣楹之爲言冒也鄉射記序則物當棟堂

則物當楣鄭注云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

前曰戢然則正中之橫木曰棟棟前之橫木曰楣楣之

下有梁梁所以持楹上有短柱以承夫楣楹上有案以承楣一曰薄

櫨櫨之木直梁之木曲楣之木小梁之木大櫨上承檁檁以覆瓦

其木宜直梁在楣下故可曲以為容也楣非屋脊其木宜小于棟梁與棟皆為大木以兩楹最大梁所以持楹也

是楣與梁判然兩物雖橫木皆可稱梁要是通義非

正義也鄉飲酒注云楣前梁也此以橫木通稱為梁而

楣為前梁曰前梁則非正名為梁可知然則以梁為楣

者非也邵二雲爾雅正義云堂上之梁大而居中其前

橫列者為楣又謂梁縱而楣橫不知此今之梁非古之

梁也今之梁縱古之梁橫今之梁有二古之梁則一何

以知之二梁縱列當有四楹而古之堂上惟有兩楹不

得有二梁縱列梁與衡通衡與橫通又可知其非縱也

喪服四制諒闇注云諒古作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

謂柱楣正以梁與楣同為橫木故楣可通為梁若梁縱

而楣橫不可通稱矣然則謂梁為縱列者非也程氏瑤

田釋宮小記謂棟梁皆屋之上覆者並非大木然左傳

云棟折榱崩魯語云不厚其棟不能任重檀弓云梁木

其壞淮南子主術訓云木大者以為舟航柱梁韓昌黎

進學解云大木為宗是棟梁為大木非屋之上覆者明



甚程氏據莊子云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因謂棟梁所用者細枝可證其非大木不知此細枝對大根而言非最細之枝也古者棺槨最厚最大當用八片合就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可知其非四片合成矣檀弓言然或每面三四片則棺不固故當八片合成也棺槨以端端頭也用柏木之頭為之長六尺此謂天子之槨每片廣六尺大棺之廣每片當三尺五寸諸侯槨每片廣五尺大棺二尺九寸大夫槨每片廣三尺六寸大棺二尺是棺槨之材固甚大也詳棺槨考大根徑有七八尺或六七尺方可以為棺槨凡木兩旁須削去其皮及其不直者故槨廣六尺木約當八尺則其細

枝之徑當有一二尺豈不可為棟梁乎棟梁徑有一二尺豈不可謂大木乎且莊子此文其上云結駟千乘隱將蔽其所賴賴蔭也其枝所蔭千乘可隱而蔽焉則其枝甚長不知若干丈其徑又不止一二尺矣下云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禪傷者斬之夫禪傷棺也麗梁也麗曰高名名之為言大也凡言名山名大也林面仲以為高明之家非是三圍二尺七寸四圍三尺六寸鄭注解崔謨注云環八尺曰圍非也以徑一圍三約之圍二尺七寸徑九寸圍三尺六寸徑一尺二寸棟梁之為大木又甚明矣程氏以三圍四圍為小是曲說也若屋之上覆者其材安

有三圍四圍者乎程氏又謂鄉射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楹序則鈎楹內堂則由楹外可知棟非極之橫材梁非持楹之材也然記云射自楹閒物長如筈是堂之物當楹者正當楹也誘射由楹外者以物在楹閒故不鈎楹內而從楹外以進於楹閒也下云司馬升自西階鈎楹自右物之後立於物閒亦可見物在楹閒若物在楹南則不必鈎楹矣况鄉射侯道五十步必正當棟與楹侯道方有準則若謂極南至於楹皆謂之棟楹南盡於承霤皆謂之楹亦謂之梁此程氏說而物在此閒何以爲五十步之準乎程氏又據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謂非屋之

覆於上者烏在其待風雨也不知棟宇是舉兩頭以該中間有棟宇則榱桷茨瓦皆有所傳可以待風雨矣且宇非梁也說文字屋邊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檐也宙棟梁也易曰上棟下宇也宇之非梁明矣如程氏說何不云上棟下梁乎然則謂棟梁爲屋之上覆者尤非也又案爾雅棟謂之桴棟在屋中至高之處故有桴名桴之爲言浮也說文云桴眉棟名一本無眉字徐鍇繫傳云桴謂屋前後檐橫棟也眉楹同也邵二雲云檐之橫梁爲楹從中棟之名而亦稱爲棟耳然經傳言棟者皆指中棟未有以楹爲棟者也說文云棟極也極亦訓爲中



也北極居天之中皇極居九疇之中皆此義也楹不得  
謂之極亦不得謂之桴豈可通稱為棟乎說文眉棟眉  
字當是傳寫誤衍而繫傳妄解之也班固西都賦云荷  
棟桴而高驥則桴為最高之棟明矣又說文云甍棟也  
釋名云屋脊曰甍甍蒙也在上覆蒙屋也韋昭注晉語  
杜預注左傳薛綜注西京賦李善注雪賦竝以甍為棟  
夫甍字从瓦而聲與蒙相轉是瓦之覆蒙屋上者為甍  
也若是屋棟其文何以从瓦又何有覆蒙之義乎左襄  
二十八年傳慶舍猶援廟桷動於甍惟甍為覆桷之瓦  
故攀援廟桷之題得動其甍

此言其多力掣一桷而屋瓦皆動也若以甍

為棟大公之廟最淡榱題之去棟當有八丈

詳廟寢制度考豈

能援題而動于棟乎晉語云譬之于室既鎮其甍矣又

何加焉惟甍為覆室之瓦故云無所復加若以甍為棟

則猶當施椽覆瓦何謂無以加乎張平子西京賦云鳳

騫翥於甍標謂設鳳皇於檐阿也在屋瓦之末故謂之

標若棟則最上之處何謂之標乎

薛綜注謂作鳳皇以函屋上當棟中央既

在中央尤不可謂之標矣

謝惠連雪賦云始緣甍而冒棟棟最高峻

雪不易積必甍上積滿乃冒乎棟也若甍即是棟何既

云甍復云棟乎下句云終開簾而入隙字林云隙壁際

孔簾非即隙則甍非即棟可知矣又說文云茅複屋棟

也李善注文選悉用其說夫芬字从林聲與紛相近其  
義本爲林木紛錯而屋椽布列有似於林木之芬然故  
名爲芬周官巾車云素車芬蔽鄭注芬麻布也左隱四  
年傳云猶治絲而芬之也屋椽最多複屋尤紛然錯出  
又有似於麻絲也若棟則一而已安得如林木與麻絲  
乎卽複屋重棟而上下竝在一處亦不見紛列之形也  
班固西都賦云列芬橑以布翼翼爲屋榮本說文如鳥  
之舒翼故曰  
翼又曰列曰布則芬非棟明矣且下句棟桴與芬橑對  
棟桴一物則芬橑亦一物橑爲椽本說  
文芬亦爲椽也橑  
亦作輶漢書張敞傳得之殿屋重輶中蘇林云輶椽也

重輶重芬也是芬卽橑也若以芬爲棟何得謂布翼又  
何得與棟桴對乎西京賦云增桴重芬鏐鏐列列此言  
重屋之制棟與椽皆重增亦  
重也鏐鏐言其高列列言其多  
也若芬爲棟則旣言增桴何又言重芬乎芬之非棟可  
無疑矣此三說者混棟于桴于薨于芬而棟失其爲棟  
夫棟爲屋之最尊乃爲眾材所奪梁次于棟亦失其所  
以爲梁宮室之制亂矣鶚故詳考而明辨之

### 祭考

說文云祭設縣蕝爲營以禳風雨雪霜水旱癘疫于日  
月星辰山川也案左昭元年傳曰山川之神則水旱癘



疫之災于是乎禳之日月星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  
時于是乎禳之許君蓋據此文然周官大祝掌六祈以  
同鬼神示三日禴四曰禳禳與禴別女祝職云掌以時  
招梗禴禳之事以除疾殃鄭注云除災害曰禴禴猶刮  
去也禴刮聲相近故以刮訓之說文云禴會福祭也从示會聲諧謂聲兼會意也謂  
除去疾殃所以會福也癘疫卽疾殃是禴之祭主於癘  
疫可知禳之祭主于水旱故祭法云雩宗祭水旱鄭謂  
宗當爲禳也雪霜風雨之不時爲水旱所由致義與水  
旱相因也第禴禳二祭相似鄭注大祝云禴禳告之以  
時有災變也是禴禳一類故禳癘疫亦通謂之禳也禳

之祭雖有日月星辰與山川二者而山川較多楚語曰  
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韋昭注云此謂二王  
後也非二王後祭分野星山川而已然則禳于日月星  
辰者惟天子有之非天子則禳於山川黨正職云春秋  
祭禳是禳之祭達於大夫可知禳於山川者多也禳祭  
亦及社稷大祝職曰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鄭  
注天裁疫癘水旱也是禳及社稷矣左傳第言山川而  
不及社稷以臺駘爲汾神故也漢儒泥左氏之文遂不  
及社稷實爲闕略且禳之時亦有二無定時者遇災而  
行所以禳水旱則山川社稷竝祭有定時者于春秋二

仲行之春祈雨暘之時若秋則報之與祭社稷之義略

社祭土神稷祭穀神所以祈百穀之豐稔祭山川天子并祭星辰所以祈雨暘時若亦即所以祈百穀

之豐故曰其其祭則主山川而不及社稷以社稷已自

義略同也

有春秋之祭也州長言春秋祭社黨正言春秋祭崇社

有定時則崇亦有定時可知社稷實尊于山川故州長祭社黨正則祭崇如

雩固因旱而祭亦有不因旱而祭其祭有定時者月令

仲夏大雩帝是也崇在仲春故雩在仲夏天子崇祭星辰社稷山川百神皆祀崇小而雩大也以盛陽之時待

兩尤急故特大其祭也諸侯崇不得祭星辰雩亦不得祭天蓋崇于山川而雩則社稷又祭法曰幽宗祭星也

山川竝舉亦崇小而雩大也

鄭注云宗當為崇此但言星而不及日月蓋天子春秋

幽崇祭星辰司中司命

司中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司命



分舉于春秋而雩特行于仲夏是雩大而禘小也黨正  
爲下大夫而祭禘族師爲上士而祭酺是祭大而酺小  
也祭與雩異者雩專主于求雨禳旱而祭則兼雨暘水  
主于雨暘水旱也祭之祭有壇鄭注黨正云祭謂雩祭  
水旱之神蓋亦爲壇位如祭社稷云祭法秦壇秦折王  
宮夜明皆是壇則  
幽祭雩祭  
亦爲壇也賈逵注左傳謂祭祭爲營攢用幣以祈福祥  
杜注從之孔疏云營其地立攢表攢聚也聚草木爲祭  
處此與說文設綿蕤爲營同祭字从營省取營域之義  
外爲營域其中則有壇也祭祭亦有牲鄭注大祝云造

類禴祭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雲漢詩言靡愛斯牲此  
祭用牲之確證杜注但言用幣蓋據左氏言天災有幣  
無牲也不知天災惟日月食不用牲若水旱則無不用  
牲者春秋書大水鼓用牲于社于門蓋當鼓于朝不當  
鼓于社當用牲于社不當用牲于門故書以譏之非謂  
不可用牲也左氏之言始未可據矣

### 夾室考

李如圭儀禮釋宮云東夾之北通爲房中西夾之北通  
爲右房近孔搗約禮學卮言戴東原考工記圖亦皆以  
左右房圖於夾室之後案公會大夫禮贊者負東房南

面告具于公時公在東序內宰夫立于東房南告之則房在序內甚明士嚔禮云襲經于序東鄭注云序東東夾前則夾在序外亦甚明賈公彥云夾皆在序外可知房不在夾之北也又上文云大夫立于東夾南若夾之後爲房是東房南卽東夾何以不言東夾而言負東房南面乎又士冠禮云筵于東序少北面將冠者出房南面記云適子冠于阼是筵于東序在阼階上而云冠者出房則房在序內矣古者房戶在房之東偏與東序相近此戶南向與室戶同又有西向之戶以通房于室所謂西南其戶也右房戶亦偏東向南而無東向之戶蓋左房爲婦人行禮之處故有戶以通于室否則必出至于堂而旋轉入室矣若右房所以藏器物故不

必有通室之戶也又左房無北壁以爲北堂右房則有北壁亦自不同故出房南面卽東

序少北之位安得謂房在夾北乎又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戴記以爲賓主夾之蓋主人席阼階上賓席牖戶閒牖西戶東乃設依之處堂之正中也而尊設于房西戶東爲在

賓主之間也若房在夾北則房戶之間卽序端矣何不言序端而言房戶閒尊與主人相直何得謂賓主夾之乎特牲饋會禮云豆籩鉶在東房鄭注東房房中之東

當夾北以房中有內洗上文云主婦盥于房中在房之西北禮記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蓋在左房西北當室東北隅故知豆籩鉶在房中之東此

言東西之節也其南北之節則與夾北相當非謂房在



夾北也李氏據此而謂夾通為房中誤矣宮室之制中

間前堂後室兩旁亦前堂後室以序別之爾雅東西牆謂之序郭注

云所以序別內外釋名云序次序也堂兩旁為東西夾室中有牆以隔之謂之東西序案中堂之兩旁為東西

堂可謂夾而不可謂夾室亦云夾室者敞文通也猶言明堂九室也尚書大傳云三分堂

廣以其二為內鄭注以內為東西序之內是中堂最廣

故其室有左右房東西堂狹故其室無左右房前堂後

室通謂之夾顧命西夾南嚮敷重筵席此以堂言也隔

西序東序之席皆設于堂可知西夾之席亦必在堂而不在于室矣聘禮西夾六豆設于

西墉下此以室言也室中之牆謂之墉曰西墉可知其在室而不在于堂矣公會大

夫禮大夫立于東夾南西面北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

此兼堂室而言也鄭注東夾南東於堂賈疏謂立于堂

下當東夾是已而解東夾北謂位在北堂之南與夾室

相當不知北堂之南即是房中安得謂東夾北乎東夾

南在堂下東夾北何以在堂上乎然則東夾北者其位

當在北堂之下與夾室相當也賈疏北堂之南南字或是下字之譌東西

夾亦謂之廂爾雅云室有東西廂曰廟無東西廂有室

曰寢此廟後之寢無東西廂則序外堂室皆無非有夾室而

無前堂也是知廟之東西廂亦兼前堂後室而言矣說文

廂廂也廊東西序也玉篇亦以廂為東西序廂在東西序外以屬于序故通謂之序序互堂室則廂亦必兼堂

矣郭注以為夾室前堂鄭注公會大夫禮以箱為東夾

之前待事之處是專以夾為室以箱為堂箱與廂通失其義

矣廂之為言相也夾于中堂正室兩旁有相輔之義故

謂之廂其作箱者同音假借也鄭君以為義取相翔史記索隱以

為形似箱篋皆非也夾又謂之个左氏昭公四年傳使

寘饋于个而退杜注个東西箱个與夾其義同个夾與

相亦同劔脊之兩旁謂之相俟之左右謂之左右个其

義一也明堂左右个與廟寢東西夾同萬充宗謂東西廂在堂下其謬

較郭說尤甚公會大夫禮公揖退于箱未言降階則箱

在堂上明矣始由不知爾雅無東西箱曰寢之為廟後

之寢而誤解耳東文甫東文甫堂實而謂卷六終



